

容 闳 与 曾 国 藩

刘玉全

一个人一生性格的形成，事业的盛衰，命运与归宿，大都与他青少年时期家庭的教育、环境的影响、文化的熏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先看曾国藩，他 1811 年出生在湖南湘乡县崇山峻岭一个勤俭耐劳的耕读之家，父亲曾麟书 40 多岁才考上秀才，曾国藩 6 岁就进了乡村的私塾，跟着父亲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到十四岁赴长沙应童子试，先后考了 7 次，直到 23 岁那一年，才考取一个秀才。但蟒蛇转世之说在曾氏家族流传已久。虽然曾国藩青少年时期资质平平，他不属于康有为、梁启超那种少年聪慧的神童人物，但家人说他是蟒蛇转世，在童年曾国藩潜意识中颇有影响，所以后来中举人、考进士、点翰林，全得力于他的勤学不懈与刻苦攻读。至于他后来墨经从戎，办团练，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出将入相，官至一品，按他自己的总结说：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语，告万世。

我们再看容闳的青少年时期，容闳出生于 1828 年，比曾国藩小 17 岁，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临近大海的南屏乡一个渔农之家，属于南海边的普通农家。父亲容丙炎并不认识几个字，靠租

种别人的几亩土地，农闲时下海捕鱼捞虾度日。容闳的家庭，在那个时代，连私塾也上不起，但基督文化却随着洋行在沿海一带登陆，西方传教士在南海边已经扎下了根。1835 年容闳 7 岁时，父亲用一叶扁舟把他送到对岸澳门马礼逊教会学校，因为这个学校不收学费还提供食宿，教学内容以自然科学为主，兼顾基督与儒学，并且是双语教学。容丙炎目的是让儿子学几句洋文，将来好进洋行里混碗饭吃。童年的容闳受不了教会学校的约束，被几个女童推为首领，偷偷溜出学校，驾起海边的小船，企图逃学，被女教师奋力追回，面对全校师生，女教师以逃学魁首的“罪名”狠狠批他一回。这件事情，容闳直到晚年还记忆犹新。可见童年的容闳，倔强、顽皮的性格中不乏勇敢基因。

1840 年爆发鸦片战争，马礼逊教会学校因为战火蔓延，停学将近一年。此时容丙炎贫病交加，中年病故。容闳同母亲草草安葬了父亲，开始了沿街叫卖、打工生涯。当马礼逊教会学校复课时，曾专门派人找容闳回校读书，这说明马礼逊教会学校认为容闳是个聪颖有前途的孩子，容闳最终说服了母亲重回马礼逊学校。这一年容闳才十三四岁，母亲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全靠少年容闳自己来把握今后的人生道路，他稚嫩的思想深处肯定有一种勤学向上的愿望，如果他弃学随波逐流，在社会底层挣扎生活，那将是另一种人生结局。看似一次不经意的选择，却决定了容闳一生的事业，才有他后来在香港马礼逊教会学校，从师于耶鲁大学毕业的布朗先生，直到 1847 年 19 岁时随布朗校长横渡太平洋，到美国留学，成为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曾国藩的青少年在湖南的崇山峻岭中度过，容闳的青少年在波涛汹涌的南中国海边度过，他们青少年时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农忙时下田劳作，农闲时赶集市，沿街叫卖。应该说是湖南湘乡的崇山峻岭、传统文化习俗以及曾家克勤克俭的严格教育，造就了曾国藩坚毅不拔的品格；而南中国蔚蓝无际的大海，西方文化的启蒙，艰难困苦的少年生活，列强炮火轰开国门的时代环境，造就了容闳成为西学东渐第一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大清国赔款、割地、开放天津口岸等苛刻条件而结束，也宣告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再次失败。西洋列强的炮火，使湘军统帅曾国藩受到强烈的刺激，他在江南与太平军的浴血奋战中目睹西方轮船大炮之威力，深知欲图抵御外侮，非创建新式海军、陆军不可；欲创建新式海军、陆军，又非学习西方军制、改用洋枪开花炮及铁甲轮船不可。但洋枪大炮及轮船都是西洋制造的，欲图自强，必须从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及培养洋务人才入手。所以身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有意识招募科技人才，试着学习建造西洋的坚船利炮。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数学家李善兰、华衡芳，化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等一批科技人才，都先后被曾国藩招募到幕府，这些科技人才与容闳多有交往，李善兰、华衡芳更是容闳的至交好友。

血与火的实践使曾国藩深知，靠中国现有的大刀长矛肯定抵挡不住列强的坚船利炮，欲平定太平天国，欲御列强以国门之外，一定要注重西学。他已经认识到自己不懂自然科学乃是人生三大耻辱之一，所以他让长子曾纪泽学习英文，要幼子早早学习数学。

他接触了蒸汽轮船、西式火炮、电报、望远镜之类的西洋器物，深感外洋电报近用中国，片刻来回，由数得字，实属越出越奇；望远镜看半里之物，犹在门户咫尺之间；西洋机器，锯大木如切豆腐，尤为神奇。这一切，都为容闳与曾国藩这两位不同文化背景成长起来的伟人密切合作提供了前提条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他们携手合作，实现了容闳率 120 名中华幼童赴美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留学之梦，开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先河。按曾国藩给朝廷上奏折的说法是：故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按容闳的说法：将于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

一、曾国藩支持容闳留学教育计划

说到挑选 120 名幼童留学美国，得先从 1870 年发生的天津教案说起。1870 年 6 月下旬，天津爆发了“水火会”兄弟及群众火烧洋教堂，打死法、俄等国男女传教士 20 人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清政府意识到事态严重，明知直隶总督曾国藩病魔缠身，还是委婉下旨令曾国藩赴天津处理这一棘手的案件。一是因为曾国藩曾经处理过复杂的扬州教案，二是天津本身就是直隶总督的辖区，三是曾国藩具有与洋人交涉的经验，以他的威望与权势，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

曾国藩接旨后撑着精神，抱病赶赴天津，与法国、俄国等多国公使开始了艰难的谈判。天津教案的难办在于，传教士死于无辜，列强以炮舰为后盾，提出要斩杀天津知府、提督及杀人凶手

等苛刻条件，否则列强多国部队将踏平天津。而朝廷下旨，不可惹怒洋人，轻开战端，但当时国内舆论则是群情汹汹，仇教恨教情绪蔓延，吁请曾国藩驱尽传教士，拆毁教堂，不惜与洋人血战一场。重重压力之下，曾国藩终于病倒卧床，他恳求朝廷调湖广总督李鸿章整军来津备战，并速招江苏巡抚丁日昌携候补同知容闳来天津，协同处理教案。在李鸿章、丁日昌的赞画协助下，1870年9月下旬天津教案终于以惩办凶手、赔偿损失、重建教堂等条件宣告结束。列强的欺负、敲诈、侮辱，使曾国藩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所以。当丁日昌把容闳挑选聪颖幼童留学美国的条陈转递给曾国藩时，曾国藩不再犹豫了，他当即召集李鸿章、丁日昌商量如何落实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李鸿章是一拍即合，决定由曾国藩领衔上折奏明朝廷，实施挑选幼童赴美国留学的计划。当丁日昌把曾国藩的决定连夜转告容闳时，容闳高兴得“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得此身飘飘然如凌云之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¹

容闳从1854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已经有16个年头。这16年中间，为实现率中华幼童赴美国留学的梦想，容闳不知道求过多少人，各级官僚、朝中大臣、洋人买办，甚至太平天国，更不知碰了多少钉子。每一次失利，容闳总是自我解嘲：抑蹇运之来，天若不厌其酷者。用现在的话说：如果你碰上倒霉的运气，上天也不厌烦地残酷打击你。天津的教案反倒给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一个机会，“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是因仇教之恶果，而转得维新之善因，在中国国家未始非塞翁失马，因祸得福也。²容闳后来有个富有哲理性的总结：“办事必俟机会，机会苟至，中流自在，否则枉费推移。余非不知此，然时机者，要亦人力所造也。”³

丁日昌因为母亲患重病匆匆返回江苏，曾国藩于 1870 年 10 月 10 日，（同治九年九月十七日）。在《奏调陈兰彬江南片》中附带上奏：选派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优给资斧，宽假岁时，为三年蓄艾之计。这是曾国藩第一次向朝廷提出幼童留洋的建议。曾国藩奏折拜发不久，即回南京任两江总督，容闳则回到上海等待消息。

曾国藩回到南京后，于 1871 年 3 月 2 日，在给朝廷上《办理洋务尤与军事相表里须讲求实际》折中再次提醒：臣又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曾于上年九月十六具奏一次，彼来延访，我往则就教，总求尽彼之长而后已。不久，曾国藩接到朝廷的“照着所请”的回复，立命在上海的容闳速来南京商议。这就是曾国藩与李鸿章的不同之处，他也很想实现容闳的幼童留洋计划，但他两次向朝廷上折，都是在别的奏折上附带提出来，以试探朝廷的意见，等朝廷明确表态后，他才拟出详细专折拜发。

容闳来到南京后，与曾国藩、陈兰彬等一起商议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共计 12 款。曾国藩与李鸿章依据与容闳等商议的 12 款章程，于 1871 年 8 月 18 日首次连衔专折会奏，奏折的抬头是：两江总督曾同北洋大臣李奏，为拟选聪颖子弟前

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以培人才恭折仰祈圣鉴事。按我们现在的行文，可以称作题目吧。就在这一年的夏天，驻洋肄业局和出洋预备学校在上海组建并开始运转。曾国藩安排驻洋肄业局委员为陈兰彬，副委员为容闳，出洋预备学校委员为刘开生，副委员为吴子石。陈兰彬也是广东人，翰林出身，忠诚追随曾国藩，担任幕僚文案，处理天津教案时他非常同情曾国藩几头受气的处境，多方奔走，出谋献策，深得曾国藩的赏识；在讨论挑选幼童留洋这件事上，陈兰彬也积极赞成，所以曾国藩专折上奏，调陈兰彬到两江总督府，参与机要。

曾国藩之所以安排陈兰彬为出洋正委员，按丁日昌的解释是：挑选幼童留学美国，与中国传统旧文化显然是矛盾，朝廷中有一帮顽固守旧派，以容闳个人的力量，难以抵挡他们的攻讦，弄不好事情将办不成，所以借用陈兰彬翰林的资格，得旧学派共事，可以减少顽固守旧派的攻讦。然而，这等于给出洋肄业局安了一颗定时炸弹。若干年之后，出洋肄业局就是在陈兰彬的奏折中，被朝廷下旨提前撤局，遣返全体幼童，这恐怕是曾国藩当年所始料不及的。

曾、李的连衔奏折，两宫太后与同治皇帝批给总理衙门，要总理衙门商议，拿出处理意见。总理衙门大臣经商讨后提出补充意见：“不分满汉子弟，择其质地端谨、文理优长，一律送往。每年所需薪水膏火，准于江海关洋项下指拨”⁴。总理衙门大臣奕訢于9月5日上奏两宫太后与皇帝，9月9日，慈禧太后批复“依议钦此”。从曾国藩1870年10月10日上奏折，到1871年

9月9日慈禧太后的批复，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挑选幼童留学西洋的教育计划终于得到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同意。政府选派幼童到海外留学，在大清国历史上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考虑到招生之难，曾国藩以南洋通商大臣的身份，分别函致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通商口岸衙门，协助挑选聪颖幼童。除了上海的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徐润热烈响应，积极动员广东香山老家的子弟出洋留学外，其他地方报名的寥若晨星。容闳只好于1871年秋天来到香港教会学校，招收了詹天佑、容尚谦等6名幼童，送回上海肄业局，勉强凑够30名，出洋预备学校开张了。

就在出洋预备学校开学之际，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逝于南京任所。临终前，曾国藩曾经专门安排李鸿章接替他继续主持幼童留洋事宜。曾国藩的逝世，不但使洋务事业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开拓者，也使容闳失去了一位师长、知音。容闳直到晚年，还怀着无限敬仰、痛惜之情在《西学东渐记》中回忆道：

“曾之逝世，国家不啻坏其栋梁，无论若何，无此损失巨也。时预备学校开学才数月，设天假以年，使文正更增一龄者，则第一批学生已出洋，犹得见其手植桃李，欣欣向荣。惜夫世之创大业者，造化往往不赐以永年，使得亲见手创事业之收效。此种缺憾，自古如斯。然创业之人，既播其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此种子之孳生繁殖，固已绵绵不绝。故文正公虽未获亲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今日莘莘学生，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勿忘所自来矣。”

容闳称赞曾国藩“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

故其身虽逝，而名足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旧教育特产人物。”⁵“作为一代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者，曾国藩的人品远远超过他的同僚，正如高耸于喜马拉雅山巅的珠穆朗玛峰，永远那样坚毅沉着，丝毫不受外界干扰，坚定不移地挺拔在无穷无尽的皑皑白雪之中。”⁶由容闳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见曾国藩的人格与魅力。

二、容闳与曾国藩的初次相识

1860 年容闳在上海经商时，曾与美国传教士秘密访问太平天国，目的是考察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发展情况，希望太平天国能帮助他实现其理想，率领中华幼童赴美国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考察的结果，容闳失望了。他断言：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太平军最终必然走向穷途末路。为了实现理想，容闳于 1861 年秋冬之际，曾拜托湖南湘乡人左孟星，给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写了封推荐信，试探曾国藩的态度。曾国藩这时已经率湘军攻陷安庆，朝廷很快命其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可以说，东南半壁江山，清政府委之以曾国藩。当年 12 月，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这是中国洋务机器制造业的开端。以曾国藩当时的声望、权势，以及他对洋务事业的追求、渴望，对于身怀西方科学技术，具有强烈入世愿望的容闳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终于在 1862 年夏天，容闳在广东友人金子香的陪同下，来

到安庆拜谒曾国藩。据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记载：“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金子香同广东友人容君纯甫（光照，香山人，通夷言夷字，曾居花期八年，应其国贡举得隽，去年左孟星函荐予，属我引荐揆帅）来。”⁷ 左孟星是湘乡人，也是曾国藩的幕僚。由此可知，容闳初时是利用曾国藩熟悉的老乡引荐的。

第一次见面晤谈，给曾国藩留下的印象是：其人久处泰西，深得要领。双方都是试探性质的，曾国藩需要对容闳做进一步的考察，并没有分派具体工作，只是希望他回到上海后能否试着研制“棚炮”这种威力巨大的火炮武器。因为在晤谈中容闳曾向曾国藩介绍过“棚炮”的制造原理。容闳晚年的回忆录《西学东渐记》里详细记录了第一次见面的感觉。“寒暄数语后，总督命予坐其前，含笑不语者数分钟。予察其笑容，知其心甚欣慰。总督又以锐利之目光，将予自顶及踵仔细打量，似欲察予外貌有异于常人否。最后乃双眸炯炯，直射予面，若特别注意于予之二目者。”

8

查阅曾国藩的日记和与幕僚的通信，可以佐证容闳第一次面晤曾国藩的感觉与谈话非常准确、真实。史书记载，曾国藩对于会见初次来访者，习惯用锥子似的目光，仔细打量、观察来者，他吸取中国古代相面术的精华，结合自己的经验，通过来访者的眼神、相貌、表情、谈吐乃至坐站姿势、步行或者是飘忽、或者是沉稳来判断这个人的性格、胆识、学问、前程乃至命运，所言屡试不爽。

观察了一会儿，曾国藩问道：你在外国多少年？容闳回答：

因为求学，在外国生活了 8 年。曾国藩接着问：你愿不愿任军中武官之职务？容闳回答说：我也愿意干军事武职，但只是我的专业不是学军事的。曾国藩道：我观察你的相貌，一定是个良好的将才，以你目光威棱，望而知为有胆识之人，必能发号施令，以驾驭军旅。容闳回答道：总督这样评价、夸奖我，实在是惭愧惊悚。我对于军事武职，胆量或多少有点，可惜没有军事上的学识及经验，恐怕辜负总督的期望。容闳的回答，多少令曾国藩感到意外，但经验让曾国藩判定，容闳是一个诚实的。如果召见 100 个人，问他愿不愿担任军官，99 个人会马上回答说“能”，只是为得到一个职位，不管能不能胜任。但是这个人对自己的才能有正确的估价，并且态度谦逊。第一次见面，容闳给曾国藩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一次容闳在安庆大营住了半个月，与曾国藩的科技幕僚李善兰、华衡芳、张斯贵、徐寿等切磋交流，进一步互相了解。到了 1863 年夏季，石达开兵败大渡河，洪秀全困守南京一隅，曾国藩的三路合围天京策略实现，平定太平天国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曾国藩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实现自强御侮的规划。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华衡芳、徐寿于 1862 年底试制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1863 年 1 月 28 日，安庆内军械所造出的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曾国藩登船试航后，喜而命名“黄鹄号”。但是“黄鹄号”轮船的时速远远不敌洋船，军械所试制的山炮也无法与洋炮相比，燃放炸弹，不待落地已开花矣。曾国藩朦朦胧胧意识到，要制造精良的先进武器，离不开

西洋的先进技术。

按容闳《西学东渐记》里的记载，曾国藩的科技幕僚张斯桂、李善兰曾屡屡致书容闳速来安庆大营晤见曾大帅，这里边包含有曾国藩主动邀请的意味。容闳在上海这才中止了自己商业的经营，于1863年9月再次来到安庆大营，拜见曾国藩。这一次晤谈，曾国藩直接垂询容闳：若以为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容闳早已是成竹在胸，答道：当今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建造一两个兵器厂，而是要建造一机器“母厂”，即能制造机器之“母机厂”。有制造机器之“母机厂”，以立一切制造之基础，由此可以制造枪炮、农机、钟表及其它种种机械之具。并说明，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工之贱，将来自造机器，必较购买欧美机器的价格便宜得多。曾国藩虽然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制造机器的“母机厂”，但他意识到容闳建议建造“母机厂”的重要性，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写下了“制器之器”4字。并安排容闳与华衡芳、李善兰、徐寿等几位专家商议。其实曾国藩身边的这几位科技幕僚，都很重视曾国藩与容闳的晤谈。之前，他们曾就过曾大帅会向你提什么问题，你应该如何回答进行了论证。当曾国藩征求几位专家的意见时，华衡芳、李善兰、徐寿等均表示容闳的建议很重要，切实可行，所以曾国藩很快下决心筹集6万多两银子，派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

曾国藩向来是用人不疑，他先后从江苏巡抚李鸿章和两广总督毛鸿宾处筹足银子，立即交给容闳。至于容闳到欧美哪个国家购买，购买什么样的机器，全由容闳自己决定。并委任容闳为五

品出洋委员，等购买回机器后，再上奏朝廷赏以官职。曾国藩为筹足银子，不惜屈尊求人。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曾国藩给两广总督毛鸿宾的信恳求：“查有容委员闳，往来花期最久，熟悉语言文字，派令前往西洋购买制器之器，其应用之项，除由上海拨给万金外，请由尊处于解皖厘金项下筹拨库平银二万两，交该委员承领，克日驰往采办。令被攻牾，伏乞照案。”⁹ 信发出后，曾国藩还不放心，又专发一《加毛鸿宾片》：再，洋人目下虽相安无事，而一旦片语微忤，实属意中之事。届时办船办炮，必责成于海疆督抚，弟与兄皆不得置身局外。鄙意欲趁此闲暇，购器募匠，试造轮船。容委员今冬出洋，乙丑岁当有成船之望。若各省观望，不开此端，则所谓苟为不畜，终身不当矣。无论厘金旺否，总求惠拨此两万金，以为远谋。

接下来，曾国藩又给直接管理广东厘金的李翰章写了封信，“烦阁下加意凑办，不误今冬出洋之期，是为至要。”¹⁰ 就这样，曾国藩从江苏、广东和安庆大营三处凑足了 68000 千两银子，交给容闳，让他远赴欧美，采购西洋机器去了。

容闳于 1863 年 10 月底离开安庆大营，赴上海访求精通专门机器的西洋工程师。他考察了在上海寓居的美国机械工程师哈司金，哈司金是美国罗塞尔公司运送机器到上海的经办人，正准备返回美国。经过几次谈判，容闳与哈司金签订了协作赴美购买机器的委托合同。两人分别于 1864 年初春先后到达美国，并同朴得南公司签订订购机器的合同，由哈司金负责监督制造。这期间，容闳回到耶鲁大学，参加了耶鲁大学毕业 10 周年纪念会，会见

了许多当年的同学朋友，直到 1865 年春天，订购的机器全部交货，容闳委托哈司金押送这批机器由纽约绕好望角东行，直接运往上海，他本人则从旧金山上船，横渡太平洋返回中国。1865 年秋天容闳回到上海时，得知机器已经全部安全到达。这时候，曾国藩正坐镇徐州，指挥剿捻战事。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容闳赶到徐州汇报采购机器经过及其他有关事宜。在这之前，容闳按当时官场惯例，曾到南京曾家住宅，送上一份礼物。曾国藩 1866 年 2 月 5 日，（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曾纪泽信函特别交代：“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之内，即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二十金实际就是二十两银子，由此可以窥见当时官场的规矩，以及曾国藩与容闳之间的私下交往。容闳在徐州大营停留了 5 天，曾国藩会见 3 次，第 4 天曾国藩请容闳吃了顿便饭，谈了很久，大概不外乎购买机器的性能、如何使用等等。第 5 天，容闳就离开了徐州大营，返回上海。

容闳赴美采购西洋机器之时，接替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把设在苏州的洋炮局迁移至南京，改名为金陵制造局，并商调丁日昌为负责人。恰好在 1865 年容闳采购的机器运抵上海之际，升任上海道台的丁日昌写信给李鸿章，说有个美国人在上海办的一个旗记铁厂，能修造大炮、洋枪及轮船，愿意低价出售。李鸿章指示丁日昌尽量压低价格，买下铁厂机械设备，丁日昌最终以六万两银子全盘收购旗记铁厂。李鸿章又与曾国藩协商后，把容闳从美国采购回来的机器、旗记铁厂的设备以及原在上海的洋炮局合并，成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丁日昌兼江南制造局的第一

任总办，这是中国大型机器制造业的鼻祖，厂址设在虹口铁厂原址。1865年10月，丁日昌升任两淮盐运使，容闳此时正在丁日昌手下任翻译，跟随丁日昌赴扬州任事。次年二月，丁日昌升任江苏布政使，驻节苏州，容闳则返回上海。这期间，容闳获得花翎运同衔职位，应该是丁日昌推荐的。

这时候曾国藩正在实施“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的剿捻策略。他大力支持丁日昌、李鸿章组建江南制造局的主张，1866年春天，他给丁日昌的复函中写道：“徐委员所造轮船，独开生面，容委员所购机器，与阁下所得虹口铁厂，其事今日不可少之务，其人亦即为中国可造之才，惟须阁下主持调护，使群士不致齟齬，遥领之说，似不可辞。”¹¹ 曾国藩评价徐寿、容闳堪称中国可造之才，要丁日昌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见曾国藩对容闳的推重与关爱。曾国藩鉴于容闳远赴欧美采办机器所作出的贡献，于1867年1月26日，（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给朝廷上《容闳赴泰西采办铁厂机器有功请予奖励片》说到：再，花翎运同衔容闳，熟悉泰西各国语言文字，往来花旗最久，颇有胆识。于同治二年十月拨给银两，饬令前往西洋，采办铁厂机器。四年十月回营，所购机器一百数十种，均交上海制造局收存备用。查该员不避艰险，涉历重洋，为时逾两年之久，计程越四万里之遥，实与古人出使绝域，其难相等，应予奖励，以昭激励，合无仰恳天恩，俯准以同知留于江苏，遇缺即补，理合附片陈请，伏乞圣鉴训示。谨奏。¹²

曾国藩为容闳保奏的折子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复，并以五品候

补同知的资格，在江苏布政使衙门担任翻译，月薪二百五十金，比当时四品衔的道台薪金还高得多。从此之后，容闳正式步入清政府官僚序列，开始了他的宦宦生涯。

三、建言创办江南制造局附属兵工学校

1866年12月，曾国藩因剿捻无功，回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卸下剿捻总指挥的职务，交给李鸿章，于1867年3月前往江南制造总局巡视，担任解说的主要是容闳与徐寿。当曾国藩看到江南制造局宏大的机器厂房，包括机械厂、铸铜厂、铸铁厂、炼钢厂、轮船厂、枪炮厂、火药厂、汽炉厂、公务厅、工程处、炮队营、广方会馆等等。曾国藩感慨万千，认为这正是中国御侮自强的根本！容闳看到曾国藩对于机器生产这样重视，遂“导其历观由美国购买回来的机器”，并当场开机运转，详细解说各种机器性能、用途。

曾国藩巡视完后，非常高兴。容闳乘机建议：应在机器厂里创建一兵工学校，招收中国青年前来报考，授之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践，以培养中国人自己的机械师与工程师。曾国藩当场表示赞许。1867年5月江南制造局开始由虹口搬迁到高昌庙，直到1868年搬迁完毕，曾国藩于1868年10月17日，给朝廷上奏折，“另立学馆以习翻译”¹³，“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讲究，庶几以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¹⁴由此可以看出，容闳、曾国藩两人都注意

到在引进机器设备之后，必须培养中国人自己的工程师。外语是中外交流必不可少的工具，教育乃是消化、吸收科学技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最好途径。容闳建议在江南制造局内创建的兵工学校，是我国最早的兵工学堂，开近代职业教育之先河。而容闳也深为兵工学校的开办而欢欣鼓舞，他跃跃欲试，争取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幼童留洋之梦。

四、简短的结语

容闳从 1862 年夏天到安庆大营拜见曾国藩，到 1872 年 3 月曾国藩去世，这 10 年中间，在曾国藩的支持推荐下，容闳由一个没有接受过封建文化熏陶的“化外”之徒，进入官僚队伍，成为晚清的中高级官吏；又从美国采购回来 100 多架机器设备，建成江南制造局；曾国藩还采纳容闳的建议，创建兵工学校；直到曾国藩领銜上折，支持容闳率 120 名中华幼童留学美国。容闳终其一生，对曾国藩感恩戴德，赞誉无以复加。出洋肄业局局址在美国迁移三次，从最初设在马萨诸塞州斯波林菲尔市的二楼小旅馆里，曾国藩的画像就高挂在肄业局，后迁往康涅狄格州哈德富市梦森街，最后在哈德富市柯林斯街 400 号建成三层大楼，除了孔子牌位，曾国藩的画像始终高悬在肄业局的办公楼里。而容闳晚年撰写的回忆录《西学东渐记》里，将李鸿章与曾国藩相比，“李文忠虽为曾文正所举荐以代自己之人，顾其性情品格，与文正迥不相侔。”¹⁵“政治之才，固远不迨文正，即其人之忠诚与

人格，亦有不可同日而语者。”¹⁶ 容闳在甲午战争爆发后，曾经上书主战派张之洞，后受张之洞的邀请，回国效力，然而张之洞与曾国藩相比，容闳很失望：“故此次之谈话，较前与曾文正之晤谈，大异其趣。”¹⁷ “而于予所献之计划，则又嫌其太新太激烈。不知予此次之回国，因恨中国之败，慨然作积极进行之想，故所言如此。且舍此计划，实无救亡之良策，不能以激励为予咎也。张而果如曾文正之光明磊落，则一时纵不能实行予言，正不妨略以数语为鼓励，使予知其人有实行新政之决心。”¹⁸ 虽然容闳对李鸿章与张之洞有不同程度的误解与怨言，但知人论世，李鸿章与张之洞的为人与为官、品格与做事，与曾国藩相比，确有稍逊风骚之议论。后代为史者，屡有评判，兹不赘言。晚清官场黑暗腐败，是一个信仰崩溃、道德失范的时代，在极其复杂的人生环境中，曾国藩持一定之规，为人、为官、为民、为国，处处体现出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成为时人推崇的末世圣人，故尔容闳直到晚年，在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仍对其一生品德与业绩予以肯定、褒扬。

1、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第156页。

2、3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第149页。

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卷二。5、6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第154页。

7、转引自 闵传超：（《谈容闳与曾国藩的十年同路关系》，载吴文莱、高建民主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第663页。

- 8、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 ， 第 133 页。
- 9、《曾国藩日记》，转引自黄晓东、刘中国《容闳传》，第 165 页。
- 10、《曾国藩日记》，转引自黄晓东、刘中国《容闳传》，第 166 页。
- 11、转引自 黄晓东、刘中国《容闳传》，第 177 页。
- 12、《曾国藩全集》， 转引自 石霓《容闳自传》，第 152 页。
- 13、14 转引自 黄晓东、刘中国《容闳传》，第 182 页。
- 15、16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 ， 第 164 页。
- 17、18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 ， 第 174 页。

（作者系河南省平顶山市农业银行退休干部）